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冶游遇故妻

寶釵再合，漳浦奇聞；破鏡重圓，洛昌幸事。顧聚無不散，眼前即是短長亭；會甚於離，身後尚餘花酒夢。此則遺恨巾幗，氣盡鬚眉者矣。某生，宦裔也，籍本蕪湖，家僑穗石。少孤，母氏溺愛，操舉業罔就，乃復荒墳鬼唱，久傷椿樹之長凋；寶人遙，更痛萱花之暗萎。蓋歲庚午而母氏見背，生嗣是益不檢。書畫鼎彝，皆充市鬻。尤可慨者，家無宿儲，妻常寄外氏為活。生素漁花柳，遂致久疏琴瑟，至此無以為家；則一身之外，更無復摠念者。是歲秋後，竟不知所往。其妻慣依母家，有傳某死耗，說其改適者，而女不顧也。於是樓空而春風自惜，不絕啼鴉；鏡破而明月難圓，暗辭野鶻。思艾紅豆，永絕情緣；悲檢青衫，都餘舊淚，其志亦可哀矣。詎意其兄，浮梁作賈，女以與嫂咀唔，不能安於其室，遂為浮言所惑，適媒家以為再嫁地。其嫂視若已死，不復與聞。迨歲辛未，兄浮梁歸，問妹消息，嫂言：「姑少寡難守，我不能作主，遂任其意。在媒家，適一賈人，後聞媒媼說，該賈已攜之返籍矣。姑以我不能體其意，於未嫁時已成柄鑿。比改嫁，絕不通問，故不及詳知其家世也。」兄聞，默然良久，出訪之，杳無影響，如是者已歷二年。詎料嫁者不成為嫁，死者亦不成為死。癸酉年三月，某生客帆歸省，行李煥然。卸裝後，抵岳家視妻，則妻不獲面；妻兄作賈，妻嫂亦已下世，只餘小舅小姨輩，問及其妻，小舅言已經改嫁，叩其究竟，亦不能詳，生遂辭出。未幾妻兄自賈所歸，弟妹告以姊丈固未死。妻兄聞，急訪見某生，告以前後根因，且謂因已不在家，致妹如此，向生告罪。生亦無語。妻兄去後，或勸生訟之，生曰：「我不能自主，以致家變若此，於彼何尤哉！」聞者服其有度。

先是生無計謀生，自拼絕望。後聞有戚作宦江西，頗居顯要，生欲往而艱川資。嗣有相識作客南雄，生懇附舟同往。至雄，所識略贈資斧，生遂入江西，獲見其戚南昌知府某公。因生無甚長才，難授以重任，姑使之管帳。迨任滿，出署居館，生以頗有所獲，暫辭戚，旋省墓。至是以客游初返，孤寂如鶩，不覺頓觸舊好，游於穀埠花船。心厭波濤撼夢，改游蟠龍南某別院。生甫入幽房，即魂飛天外，蓋所見麗者，即結縭人焉。生頗有鎮靜意，致言俟無人，細談衷曲。妻會意，遂不語。迄乎酒闌燈盡，話及當年事，相對如夢寐焉。

蓋生妻為賈人賺娶，轉貨於娼家，後遂轉徙至此。生歎曰：「此我之罪，與卿無干，顧卿何以自處！」妻曰：「覆水難收，君即不見責，然勢難再合。」乃相與坐歎。至曉，生暫別，歸思所以策其後者。臨別時，妻曰：「君於午後須再至，作此生終見之緣。」生以抱恨成瘁病，不能如約，迨相隔七八日再往，則已玉暗香消。詢其死由，鴛母含涕，謂「乃仰藥以死者。」且言「伊無欠負人家債目，又非有所格而不能遂，實未審其致命之故也。」某驚惶無語，唯問其葬所，鴛言草草殯殮；俟問土匠，始知之。生歸，歎人世情緣，甚於夢幻泡影，擬揮慧劍，斷煩惱絲，現未審果否。噫！三生難問，一切達觀。但願有酒澆愁，任歌得意，若以無稽誚我，宛在斯人。